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我会梦到虎
感觉自己的存在



徐 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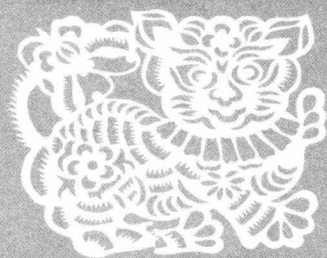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游走
仿佛在思想着远方

一群人的游走
仿佛只属于城市的瞬间

变虎记



中国社会出版社



变虎记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虎记/徐东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0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 - 7 - 5087 - 2769 - 1

I. 变…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6255 号

书 名: 变虎记

著 者: 徐 东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徐东

1975年出生于山东省郓城县候集镇霍楼大队徐庄村。曾在西藏服役三年，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自学考试)。曾在西安《今早报》、《女友》杂志社、《喜剧世界》杂志社，在北京《青年文学》杂志社、《小说精选》编辑部、《长篇小说选刊》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在湖北某大学当过老师，现居深圳，主编《打工文学》周刊，户口仍在山东老家。

有诗歌60余首、小说80余篇散见《大家》、《作品》、《广州文艺》、《青年文学》、《鸭绿江》、《山花》、《作家》、《文学界》、《青春》、《小说林》、《星星诗刊》、《小说选刊》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约120万字。出版有小说集《欧珠的远方》。曾获新浪最佳短篇小说奖、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第五届深圳青年文学奖。

作者简介



在这个物质时代，我们为什么仍然喜欢文学呢？因为文学使我们相信灵魂，使我们生活得有精神，有美好！因为文学，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包容，世界也因为文学变得^的更和谐，有了更多^的爱与爱的可能性。文学为人类的世界提供了想象力！

缘东
2009.8.16

作者手迹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马季

这是一部原生态小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源于我对这部作品的作者有一些了解。时下的中国文学，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品汗牛充栋，但真正有底层经历的作者并不多。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大家扎堆去写底层生活，却因缺少切身体会，而显得不结实、血的浓度不够，进而也产生了对生活的发掘停留在表面等诸多问题。或许有人会说，间接经验同样能够产生好作品，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想说的是，一个作家应该写自己必须写的东西，不管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必须写的东西，对一个作家来说，完全够写一辈子的。

据我所知，徐东的这部《变虎记》已经酝酿了很久，早在四五年前，他就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他曾经对我说，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把生命中的痛楚、尴尬，以及爱与忧伤用文字表达出来。这部书中的一些细节我并不陌生，比如，那个在地下通道里过夜的长头发青年；那个每天领十五元工钱的预制厂小工，那个面有菜色的餐馆服务员，那个不仅没有劳动合同保障，连身份证都被人家没收的杂工……这些人也许叫徐东，也

许叫张东、李东，在北京这个人海茫茫、红尘滚滚的世界里，他们不停地辞职，不断地找工作。但那个叫徐东的人，却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开始了自己的业余写作，渴望因此得到心灵的慰藉。

在灵魂与物质、现实与理想之间徘徊，是这个时代的人生宿命。挑战与应战总是让人头晕目眩，顾此失彼。一场美好的爱情，一份理想的职业，徐东似乎拥有过，又似乎每每与其擦肩而过。后来徐东辗转到了深圳三十一区，据说那里有一群无职业的写作者，类似于西方的民间写作营，我想，应该是那段生活触发了他写作这本书。那时候的徐东已经开眼了，而他只身跑到深圳去意味着什么呢？梦中的景象必须在梦里才能被还原，这个梦揭开他对生活最彻底的反思。应该说，那次突然而至的短暂的“梦想”生活，给他书写底层生活以精神供给。当初我是反对他去深圳的人之一，现在看来，他当时如果留在北京，有可能写成另一本书，但绝不可能写出这部《变虎记》，这就是所谓命运使然吧。

经历岁月倥偬之后，徐东再度来到深圳，这里似乎寄托了他对人生的期盼，因此他把笔墨大量地留给了这片辽阔的天空。他后来的经历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在思考；在写作；在“梦想”的边缘徘徊；在回忆往事中得到了安宁。一个写作者的内心世界可以盛放很多东西，唯“梦想”不可或缺。

徐东在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天使，可我从车窗里看仍然阴沉的天，觉得天空并没有一条路，而我自己也没有翅膀。”但是，我看到他固执地辟出了一条看起来

并不存在的路，我想，或许天空有一条叫“梦想”的路，徐东正是这条路上的一位行者。

(本序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作家、诗人、评论家)



变虎记



／

十八岁那年我跟着附近村庄进城打工的人来到了北京，在预制厂工作。半年后我结算了工钱，怀揣着一千二百块钱想去闯一闯。转了两次车，我到了天安门广场。在那儿我突然失去了方向。那时我背着被卷儿，头发又长又乱，身上的衣服落满了水泥和机油斑点，一双胶鞋破了几个洞。路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我看到有不少人回过头来看我，看得我的心里有点羞愧。

我头顶着中午的太阳，一步一步地走着，穿过了许多人。我一味地行走，停不下脚步。后来路灯亮了很久了，城市内灯火通明。我感到疲惫不堪，想找一个地方住下来。我找了一个不起眼的旅馆，那儿最便宜的房间也得需要 15 块钱。15 块钱是我在工厂一天的工钱，我舍不得花那么多，离开那家旅馆，我找了一个地下通道，铺开铺盖想睡一觉，但却睡不着。我感到自己很奇怪，因为当我回想起半年前离开家乡时，明明知道自己是坐着从县城出发的客车与别人一起来北京的，

但是我却觉着自己是骑着自行车到了北京，而自行车又在想象中变成了小白马。

我所在的那个预制厂在北京通县的一个村庄外，周边是显得与城市已不再协调也不成气候的庄稼地。当时我也有想象，我假想我的故乡鸟村被我搬到了北京，而鸟村和我都在一个新的地方，似乎要重新开始一种新的存在。

在工厂的第一个晚上我失眠了。十多个人睡在一间大房子里，每个人都发出花样百出的响亮的呼噜声。我在那些声音中思考生命存在的细节与灵魂的关系这样大而无当的问题，试图通过他们的呼噜声潜入他们的身体，了解他们的生命世界；另一方面，白天在经过北京的时候那些车与楼都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了，让我试图用想象和爱来把那些具体存在融化，得到一个我期待的结论。

我在家乡没有出过大力气，人生得细皮嫩肉，但在预制厂我却要每天有十多个小时和水泥石子儿纠缠在一起。我的手脚很快就起了泡，用针挑破，流出一股黑红色的血水，那血水中我想也会有我新陈代谢的灵魂在其中。不久我的手脚又有了茧子，生硬，麻麻地痛，我在阳光里看茧子，微黄的茧，像是时光的金子。

我的工作没有让我失去想象，可是却让我没有了失眠的空间：白天我要不停地用小铁铲刮模具台上的水泥废料，刮干净了台子，又得支模具，向模具中填水泥。晚上，因为怕水泥完全凝固了模具不好卸，人睡得正香的时候会有值班的



人把我叫起来去把白天打好的水泥板的模具拆掉。厂子里一排排的预制板被卡车拉进城市，让一栋栋楼房节节拔高，成为城市具体可感的风景。我想象中许许多多的人的生命与时光，变成了城市的模样。这种变幻关系有一种质量，它就像几百斤重的水泥板，把我的肩膀压出了血。这种变幻关系也有一种痛：伤口结了痂，又被压破，又结成痂，后来肩膀发炎化脓了。有许多次我梦见自己的伤口生了蛆，我感到恐慌，渴望自由，半年后我终于决定去独自闯荡。

地下通道里有一个弹吉他的长发青年，他边弹边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路过的人看也不看，似乎别人丢下的钱就像天上落下来的雪花。地下通道里不断有人通过，有些女人迈动脚步，皮鞋敲着地面，发出橐橐的声响，十分漂亮地通过。

我躺在地上，躺下来又坐起身，把双手放地上，用力支起了上半身——我的两片单薄的肩膀几乎碰到了一起。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地呼出来。我的心稍稍平静下来时想要写点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我却想通过纸与笔说话，于是便找到纸与笔，写下了第一句诗：

啊，北京，我穿过了你！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踏实，我的梦半明半暗，若隐

若现。

我似乎梦到了女人，而那个女人是奶奶、母亲、妹妹以及我所见到过所有的女人的混合体。我梦见她穿过厚厚的泥土，像一棵树一样钻出地面，渴望阳光。阳光出现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个充满光线的世界，然而那个世界几乎是空洞的，我有限的人生经历让那个世界显得空洞。梦，以我对远方模糊的向往结束。我觉得我该去远方，去寻找什么，而且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梦所能达到的，于是我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天亮了，地下通道里众人的脚步飞快地迈动，奔向他们的远方。我扭头看时，那个弹吉他的青年早已走了。

走出地下通道，我背上自己的行李卷儿走向阳光明媚的地面，我仍然没有方向。后来我决定另找一份工作。



我在大街上行走，眼睛看着路边的饭店与店铺，看到有招人的广告，我犹豫又徘徊，不敢去问。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一想到要接触陌生人的现实，我就失去了想象。虽然我清楚，要找工作，必须得自己走进去向人开口。走到下午，眼看天又快黑了，我对自己说，去吧，把那些人当成一棵树，就像对树一样说话，问他们，你们这儿要服务员吗？

我硬着头皮，厚着脸皮走进去，见了人，口还没有开，头皮发麻，脸也红了，想好的词儿也忘记了。我站在人家面前，说不出话，准备掉头就走，却又觉得不成样子，让人怀疑我的动机，真是骑虎难下。

女老板开口说话了，她说：“你是不是想应聘？”

我点点头。

“家是哪里的？”

我想了半天，说：“鸟村。”

“你会说普通话吗？”

“会……我会!”

“我是问你从哪个地方来!”

“鸟村，我家乡叫鸟村……”

“你留下来试一个月吧!”

我成了饭店里的一名服务员，我从来没有想过一米八零的自己会在饭店里当服务员。女老板让人把我带到一个地下室，地下室是很小的一间房子，里面空气污浊，阴暗潮湿，杂乱无章，有三张双层的铁架子床。我把行李放上去，那儿就成了我睡觉的地方。

早上五点钟，定好的闹钟就响了，我把自己整理了一下，穿上他们为我准备好的深红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红上衣有点儿小，瘦高的我穿着那样的小衣服，而且是红色的，显得有点不伦不类。餐厅里的几位女服务员穿的却是深蓝色上衣，她们看着我捂着嘴偷偷笑，我被她们笑得更加不好意思了，只好低下头来，忙着收拾盘子、擦桌子、给客人上茶水，似乎只要停下来就会意识到自己像一个小丑一样被人笑着打量。

从早上六点钟忙到晚上十二点，一天下来，在饭店里工作似乎并不比在预制厂工作轻松，我累得腰酸背痛，浑身就像是散了架。累倒也罢了，我一想到自己穿着件又短又小的红色工作服就感到特别——这个世界不用想象就够特别了，只要我们细心发现，敢于对比和肯定。

一个月下来，我身上有一层又厚又腻的油污，散发出一

